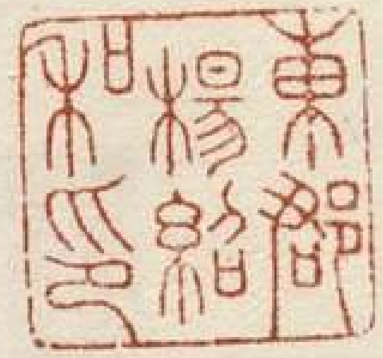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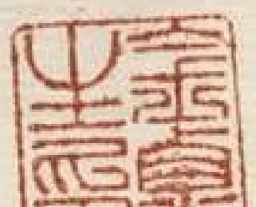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六釐米寬十二·五釐米

中華再造善本

楊以增印
至堂
[illegible]
[illegible]
小宋圖書館藏





易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巳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傃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豈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

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中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易傳投進本末

下吉州録

進易傳指揮省劄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虛誤蒙
聖恩擢寘
經筵使以周易備員
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
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寳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搢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緼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以過之者乃深自閟藏不以輕授意欲竢後世之知今遇
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抄録委官點對繕寫投
進以備
經筵講讀並惟愚臣得沾一漑之益以仰贊
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
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

進止八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吉州

嘉定元年八月印十八日

押

押　押

奏劄

易傳進呈畢

宣付史館下吉州照會指揮省劄

吉州狀照應本州昨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猥
以庸虛誤蒙
聖恩擢寘
經筵使以周易備員
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賛
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効涓埃臣切見故寳謨閣學
士楊萬里有德有言搢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
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緼事物
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以過之
著乃深自閟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
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
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扎就其家取本抄
録委官點對繕寫投
進以備
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賛
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
下學士大夫之幸取

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録到易傳貳
部計貳拾冊紫綾表背匣複盛貯見在伏候
勑旨貼黄稱易傳貳部壹部乞降付講筵所壹
部乞降付祕書省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易傳拾冊降付祕書省

右劄付楊承議

君命之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
行蕞爾不肖之孤兒瞿然祗奉於
明詔欣逢
聖世敢歷父書敬拜
給扎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壹部貳拾
卷約拾伍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本州已收買
紙扎工料差書吏併楊寶學易傳發下州學去後今
據廸功郎新筠州州學教授權吉州教授陳洪範狀
申准本州差到書吏前來抄寫前項易傳除已差委
學諭蕭孝恭等伍員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録

伍貟校正點對訖申解赴州其抄録到易傳貳
部計貳拾冊紫綾表背匣複盛貯見在伏候
勑旨貼黄稱易傳貳部壹部乞降付講筵所壹
部乞降付祕書省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易傳拾冊降付祕書省

右劄付楊承議

嘉定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印

押押押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廬陵楊万里廷秀

門人張敬之顯父校正

☰乾下乾上○乾雜卦曰乾剛又曰乾爲天爲君故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故亡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禍也然強足拒諫強明自任豈剛也哉☰☷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假之爲☵☲古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世草書天字作玄即☰也

乾元亨利貞 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曰天至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昳而夕人強而耄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具斯體亨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熙然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肅然而收之謂貞肅然而收則渾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爲天地聖人具此爲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緼著矣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爲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絕遺事功爲利其究賊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爻辭說者曰周公之辭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而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而曰六乎乾以龍爲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爲龍之潛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子貢謂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聖人之不幸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見龍見龍在田物被其澤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以見九二之大人爲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句 **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焉曰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舜之玄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爾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弗允后羿奔卑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爲上驕則有憐心何德之勤憂則有覦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爲魏魏蓋二世而不失矣魏一變而爲晉晉蓋再世而不失矣使魏晉不足微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亏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偪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歸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適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爲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爲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爲舜之歷試時也安定胡氏以此爻爲太子之位其說尤切蓋儒於躍則爲漢之惠元僅危得之躁於躍則爲商臣爲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榮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義也二子之遭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二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孰若守義以聽命二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囿也所謂賢者過之者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何以之慰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奚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慰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爲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益戒舜以罔淫于樂禹戒舜以无若丹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亢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彖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

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令而令其和者曰命莫之禀而禀其和者曰性孰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正其變也新故爲无常其化也消息爲无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其所自來謂无物耶品物流形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曷謂变曷謂化是不可勝窮也嘗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黄黷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变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遊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躰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爲一故也此乾元之所以大彖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辭也天行健健即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強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強非有使之者也曰強又曰不息強之至也天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已爲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脩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躰易道而日用者健順者乾坤二字之詁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小象之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爲我九二以陽德而出見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觀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得位爲樂而志在大有爲上九以處高爲悔而戒其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爲首故也亦乾之德不可爲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綽綽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者彖辭之重者也亦孔子辭也惟乾坤二卦有之蓋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楨幹此乾之四德

君子體仁足

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之謂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仁有體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爲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實晦名不以實顯名內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已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豈躁於用哉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晉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曷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曰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事就矣

以此居上卽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慼惟以得位爲懼爾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
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
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恒猶常也九四之位偪矣以上進爲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爲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窺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鳴而牛不應蠶躍而蟻不隨濕爲火仇燥爲水憂雲虎相避風龍不相比鳶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二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夫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辭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物覩聖人卽利見大人　上

易一　七

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九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自貴獨亢以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
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
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曷爲勿用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曷爲在田以其時可居於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爲无益之勤或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必有妄動之舉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上治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時

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故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龍德則位不儉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爲首天之則也君不爲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此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无外姑殫各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爲正正爲中乾之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纖乾之道會於一而已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羲羲傳之八聖者也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南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伍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於一而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臻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孰能與於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章與始而亨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緼於身爲德形於事爲行龍德聖人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猶若位而已所性不存爲者也而橫渠子以顏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顏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爲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万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㬈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正而晉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輿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輿熟君德如此故也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三乘二陽而在其上故重剛卦以二爲中三則過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以五爲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一以其无私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謀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禅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躰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則三道則一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爲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退者也聖人雖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肅宗其庶矣乎曰其惟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句牝馬之貞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往行也地之柔順君子躰而行之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安貞吉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併與用言之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陰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盛陽微月壯日虧后[illegible]事而漢唐傾覆嬖寵強而魏晉亡陰不從陽之咎也故坤之陰先則迷後則得以後為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為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大則无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為之哉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illegible]中充之謂大坤之體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弘而不耀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章言子益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眾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為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貞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而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刓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為臣不任事求任事非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

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也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其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爲非盡忠也
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四爲危疑之地而自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李者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爲君位鮮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過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居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啓也故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意亦深遠矣剛柔雜爲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若臣戰而俱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賊爲臣者其勿至於此爲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龍戰者以坤馬之潛龍而戰夫乾之眞龍也血傷也其血玄黃兩龍俱傷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爲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之爻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所資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牧而包含之卑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爲叛卑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爲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之必遂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

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福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
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哉況国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
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已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
漸則国之禍不作矣辯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直其
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
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六二爻辭上言直方而聖
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正以義釋方以曉學者至矣敬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躰也義用也
躰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立謂竝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內則執躰而廢用偏於外則徇用而忘躰陰雖有
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為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也緼大美而不從王事者也從王事而敢居
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為臣矣為之不矜伐者周公之不驕者得六三之義天
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
言謹也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
則潛也臣潛君則天下乱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耳此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而蔡邕所以
決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礼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
患深遠矣使六四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
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礼故居体体者礼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体而不敢僭也臣道
之美孰大於是具二者之大美緼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以无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以无專權之辜所以為美
之至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爲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爲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与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没其僭也不没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之其類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上經卷第一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二

廬陵楊萬里廷秀

䷂ 震下坎上 ○物句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暢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王關中而王巴蜀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諸侯不至亟捐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道高帝未必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況及之者乎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逢坎故曰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无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當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昧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盈即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有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始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晏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爲屯其說最明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君子濟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爲未可也姑盤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眞不爲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欲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眞王武俊之騎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遠君而无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盧之援而幽并亡晉遂失中原蓋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爲之志而輔以建侯

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屯者志為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況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為二陰之
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
字反常也 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也然下則偪於初之剛而乃為已之寇上欲親於君之
應而有近初之嫌故邅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往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
定而自成其婚媾而字焉何遲之有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君而下有王敦之強臣導乃以寬大之度濟川之才處強臣之
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敦待時觀變而上不急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
之效也詢之於百盥初則伐其壁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卓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邅如班如者其病
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婦之於四以四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邅班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惟
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
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濟屯之功業所謂即鹿也然五應二而
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則无功所謂无虞而入林中也君子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蓋功无幸成
業无孤興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憂世之心也鹿譬則功也虞譬則應也 六四乘馬班
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
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為六四之應故求助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無疾賢之私者也魏無知徐庶以之求婚者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
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豈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所臣
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為誰與有為惟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家則如无臣唐
之文宗初聽為屯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為不及赧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餗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以
才不必用而欲平閹尹之禍故曰君強臣羸斯无輔總无臣何主去廷得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

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窮否反泰極也反亨也之上難之極也然非剛明之極何以亨也難之極今乃
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久
亡朝得之求朝亡久得之何可長也屈之傳昭是已

䷃坎下艮上○蒙亨 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也物
之初非物之屯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
舒曰雨稱而未達曰蒙故蒙
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
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
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
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諂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未達
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之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以再三愈
加少也故初筮而告之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則達其蒙也一告而達
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
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
利益孰大焉筮者
問而占之之謂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
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蒙之險有
險中之亨
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桎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達也何達
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爲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
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
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之人也始乎蒙卒乎聖原乎志
而已曷謂志童蒙求我是也瀆之爲言褻也再三問者褻也再三告者
亦褻也問之褻則略答之褻則棄匪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
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下出泉者泉之性
行山之性止此欲行
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也有
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
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
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
者解蔽者械得釋內得有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
之至也刑之爲言決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
語教者未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
威令是亦鈍鄙矣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

九二包蒙

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善教欲寬不欲苟善學欲遜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僕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拒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苟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舜於天而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際於二也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德以順爲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之見利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蓋爲勿取不以順爲正也陳相下喬而入幽則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即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之挾厚利者九二剛而乾體乾爲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蒙非教不學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下二陽剛健篤實之賢宜其困而吝也學於道之誥

困嗇於從之謂吝若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侵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歟然則聖人眞絕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然闞亡取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有童稺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斉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斈於傳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歟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霧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背故其照不匱非作聖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蒙字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豁乎喜包者容其發之所不化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疑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爲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并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虞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爲寇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以擊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正無敵於天下是惟無動動則博志節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主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坎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貞靜不可動健則貞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衰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無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貞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秦末云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兼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俟雨縕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爲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飾飲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可能迨不然會甫之張肯顏酒荒之士皆讒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爲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於郊而遇何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爲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柔弱沙類則弱近難者未陷言亡則隙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衍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隙可以塞而不開矣吳漢以大子之隙嘗出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

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渴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無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宋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邲楚敬甚而晉不戒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同也乾之三陽所以需而未敢壯者以坎之衰也蓋猶有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陽之逼已也雖然三陽厄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之質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爲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誅董卓而不宥涼州光弼重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爲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於此何爲哉涵養休息與天下相安於无事也轉險之道爲履平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緩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无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三陽欲進而坎爲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爲客其需我之変久矣我終能遏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亘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亘氏亦安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則潛也潛而未大失者小人微君子抑亦潛之救也敍不然蘊甚必決蘊甚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季之閹寺衆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之而作者民之源與爭是也訟者爭之亦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識之而无訟者必空訟窒陰而九仇者必可訟惕厲而擺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很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訟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是九五

以决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背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與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以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封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出鬭之禍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所哉昌謂始曰心故君子以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暫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怨而不敢於大詬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者也九四以強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強弱弱者多勝強兩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應故初与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則強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効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與訟之主然初六与九四為敵非与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与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之所敢訟者也所与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上而亢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惴然而改退然而歸棄其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掇禍无赦矣子曰上剛而无禮陽動以剛而犯怨所以不免歟二彖也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之六爻唯五聽訟二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

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祿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駟良之爭子産兩无所從齊欒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撓哉故初六之辭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而已渝者變而改也不然如竇嬰之敗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排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淵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便陽之路直者伸枉者媿尚何訟之有晝衣冠而不犯囹圄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敬而況衆皆褫而奪之乎而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事之好還天道固然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第二

東郡楊氏鑑藏金石書畫印
汲古
毛氏子晉

楊紹和藏書